

第四十五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

卻說岑中書當日領了敕劍謝恩出朝，五府六部誰不與他道喜？祇因限期急促，回寓後就去見內閣程公叩請方略。程公道：“年兄才幹老夫盡知，但軍務之中須恩威並濟。我看年兄諸凡寬大固是盛德，但是英年，恐人易視。唐時郭、李二公，一寬一嚴，願年兄兼而有之為妙。”倭寇肆擾連年，深勞聖慮，前差趙工部視師，竟毫無實濟。此番年兄領此重任，必當克日肅清海宇以報聖恩。老夫當拭目以待。閣中之事，老夫當另委干員代理，不必掛心。”岑秀道：“老太師之言當銘諸肺腑。還有一事稟懇：今有原任山西曲沃縣知縣劉雲丁艱服滿，於上年九月內到部候補，現與門下同寓。今其胞弟劉電已蒙聖恩授與副指揮職銜，帶往江南郊用。伊弟兄俱係寒士，求太老師垂恩噓植，俾得早補地方，感戴不淺。”程公道：“既如此，這月有缺即補他便了。”

當下岑秀叩謝稟辭回寓，即與劉雲說知：“此月便可準補，但不知缺分如何？”劉雲道：“多承賢弟美意，但得早補地方也就好了。”一面與劉電料理行裝，各官餞送者一概辭謝知會郭紹汾等四人，初十日率領陸辭。皇上特賜御酒三杯，著內官回員郊送十里，當即謝恩起馬，文武官員相送者夾道。家丁背著敕書寶劍，龍韞、高卓與總管王樸前站先發，劉電與郭紹汾、陳松岩乘騎在後。是日，惟劉雲直送出外城三十里而別。

且不表岑御史奉命征倭。卻說文進自救了王夫人便星夜進京。這日到了德州所轄的一個宿站地方，日色將西，祇見沿路有許多職事人役往來不絕。文進就在南鎮梢頭下了一個小店，問那店主人，說是本州官府都在這裏伺候迎接欽差的，也就待到了。又問：“不知是甚麼欽差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是個內閣中書，特旨放了巡海御史，賜他尚方寶劍，那一個官敢不奉承他？”文進聽說是內閣中書，因問：“這御史不知姓甚麼？是那裏人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姓岑，是南直隸人，如今還管著本省地方哩！”文進聽了心中暗喜道：我正要去投他，卻好在這裏遇著，不問時，險些兒錯過。但如今他是個欽差大臣，我如何好輕易去見他？又不知劉家弟兄兩位下落。想了一回，反覺納悶。又想到：“我與他丈母報信，諒也無妨，總然他不理我，也沒我的不是，且好探問劉三爺的下落。”正踟躕間，祇聽北頭三聲大炮，諒是欽差已到，文進便將包裹交付與店主人道：“我去那頭看看熱鬧便回。”說畢，就一直走到了鎮北頭，卻見有數處公館門上都掛著燈彩，中間一座大公館懸燈結彩，門口人役擁擠不開。文進在外邊站住，觀看了一回，祇見裏邊本地方官員都稟見了出來，紛紛散去，末後又見四位軍官出來，便有人役攔住請入公館去了。文進諒得裏邊事畢即走入公館門來，便有人役上前攔住喝問，文進道：“我是來與大老爺報家信的，煩你們轉稟一聲。”內中有一個老成些的人役上前問道：“你果真是與大老爺報家信的便好與你傳稟，倘有虛冒，這所在性命攸關，不是當兒戲的。”文進笑道：“我並無虛冒，你請放心。”那些人役聽得這話，又問了姓名，纔往側門傳稟。少刻，見一位軍官出來，文進看時，正是劉電，便道：“三爺原來也在這裏！”劉電見了文進，大喜道：“你如何到此？”文進因將大概說了一遍。劉電甚喜，嚮文進低聲道：“此來甚好，省得我差人尋你。但祇是岑爺如今是欽命大臣，相見不便為禮。足下且在此少坐，我先與你道達過，然後相見。”文進道：“是。”

當下劉電進來與岑御史道：“適纔來的正是去年與我保護成家眷的文進，今特地進京尋我，欲圖些事業。不想在路上又救全了令岳母王夫人的急難，因再三託他順寄一口信到來，祇是他布衣微末不便進見。”岑御史聽了驚訝道：“前在東督本章上見岳父在任病故，痛念不已。正要專差往登州探問岳母信息，恰恰正在奉命之時，不遑及此。如今他來得正好，不知在路上如何相救？快些請他進來問個詳細。況且他是有恩義的人，豈可以官禮相拘？”因即著王樸相請，岑御史在階前立候。

少刻文進到來，便要叩見，岑御史扶起道：“足下且不為禮。”因問：“路上如何得救舍親？”文進便將從去秋同劉三爺在府見過太夫人，蒙恩優待，後與劉爺寄書往太倉，不曾見得殷將軍，祇見了成老爺。將書信交明回來就到沂水尋劉三爺圖個事業。不想到了蔣府，他家人說蔣爺是大老爺保舉，兩日前已進京去了，因此小人一直趨進京來。這日五更時分，走到轆轤灣地方，遇著一夥強盜劫劫客車，一時氣忿，殺死兩盜，拿住一個，恐怕送官累住身子，因割下了他一隻耳朵放他去了。不想卻是王老爺的靈柩家眷，因此王夫人叫我寄一個口信與大老爺，他們已是回南去了。那時因天尚昏黑沒有行人知覺，已催他們趕車速走，免得耽擱。小人也怕有累，星夜趨行，不想卻在這裏遇著。”岑御史聽了大喜，對劉電道：“若無義士，豈不是一場大禍？祇可惜義士行路心切，不然拿住那賊報官，倒是一場大功，豈不與殷將軍一般？”劉電道：“若不遇成公的力薦和那操江的愛才，也不過請賞而已。”

岑御史當下請文進到客堂坐話，文進再三不敢，岑御史道：“足下乃重義之士，不必過拘。”文進祇得告罪坐下。岑御史道：“日前足下已到過湖村見過老母，今欲寄家書一封，再託足下往湖郡一行，討個回覆即轉江南，在行館相會，那時便可隨軍立功，以成足下志願如何？”文進大喜道：“將來隨鞭執鐙，總在恩庇之下了。”岑御史當就燈下寫了一封備細家書，劉電也寫了一封與岑夫人請安的書、一封通知蔣宅的書。岑御史叫王樸取出三十兩銀子，連書遞與文進道：“千金之託，幸祈速去速來，萬勿耽擱。”文進領了銀書即叩辭起身，岑御史送出階前面止。劉電便同出外邊道：“先懇足下順道到蔣宅與了這封書，即往湖郡討了回書，速速轉來。如今正是立功之秋，不可自誤。”文進應諾，即拜辭連夜而去不提。

岑御史自文進去後，便把記念王夫人並家中的心事放下。因與劉電計算：“據說蔣公已先兩日起身，如何不得相會？莫非又往他處，還不曾到都？”劉電道：“或者是途路相左亦未可知，總在月盡邊，必有京報。”自此二人於路祇計議征倭機要，表過不提。

卻說蔣公自被本府縣官奉大憲給咨催促起身，一路行來見各尖宿站頭地方官都備辦公館，聽說是岑中書特旨放了巡海御史，已於初十日出京。蔣公自思：他是欽命大臣，沿途都有官員迎送，相會不便，且恐招搖，有涉嫌疑。因吩咐蔣貴，連夜繞小道悄悄過去，竟往都門，問到岑中書原寓，相會了劉雲各道別來情況，纔知劉電特授了指揮，同往江南，心下甚喜。次日遵限往兵部投了本省督院咨文，回寓聽候。

原來此番外省保舉，祇有山西巡撫保舉武生一名趙傑，直隸提學道保舉武士一名朱寧，連蔣公祇有三人到京，投文候試。皇上見保舉寥寥，聖心不悅。這日，傳旨著御前指揮使帶領這三名武士在虎圈考試。是日祇有御前帶刀指揮並統領領林軍將弁等隨駕。傳旨先試三人騎射，令於馳道傍立一三丈高竿，中間用一小橫竿，取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折作數疊，用彩繩懸於橫竿之上，約離地二丈。如能射斷彩繩落袍者取為一等，即以此袍賜之；射於橫竿上者次之；射於大竿與戰袍者又次之。令武士各批御營訓練馬匹，許先於馳道試馳二次以識馬力。旨意一下，頃刻俱備。

蔣士奇等三人俱武中箭衣，各取趁手弓箭，扳鞍上馬在馳道上馳驟了兩遍，看得竿繩親切。先是蔣士奇從馳道盡頭彎弓躍馬，加上一鞭，那馬如飛，將到竿下，蔣士奇纔搭上箭時，這馬已馳過竿一箭來遠。蔣士奇翻身扭回頭，覷得親切，喝聲“著”，弓弦響處那箭正中橫竿，連彩繩射斷落袍於地，這馬已跑至御臺前。蔣士奇兜回馬，復至竿下取了錦袍，到御臺下叩頭謝恩。皇上見蔣士奇狀貌非常，天顏甚喜。隨傳旨另取一袍，懸掛如式。趙傑驟馬先射一箭，卻中在橫竿之上，末後朱寧馳射一箭卻射中錦袍，那箭貫袍而過。皇上見了笑道：“也算合式。”傳旨各賜綠錦袍一領，二人謝恩畢。

當下又傳旨，問三人誰能鬥虎者，即授與御前指揮之職，當下惟蔣士奇答應能鬥。原來這圈中豢養之虎，皇上暇日令武勇之士相鬥取樂。今忽傳旨試問，這趙傑、朱寧俱未曾經過，不敢答應。蔣公自諒一虎之力尚可制服，因此答應。當即傳旨令御營鬥虎武勇各執兵器圍繞，一者恐防虎逸，二者恐武士不能制服有喪性命，就便刺死。

當下蔣士奇取一枝渾鐵齊眉殺虎短槍來迎這虎。原來這虎久困在圈不能舒展，及放出圈外，把頭搖了一搖，打一個伸欠，把尾一剪，將兩前爪踞地大吼一聲，便縱有八九尺高，平空照蔣士奇撲來。蔣士奇不慌不忙，就他撲來之勢看得親切，把槍嚮虎項下迎著用力一攪，把這虎擦去有丈餘遠近。原來這槍卻從項下直透出頸上，鮮血迸流，已是不能動彈了。皇上看見，大喜道：“雖然膽勇可嘉，祇是未曾鬥得，著另放一虎與他鬥耍一回。”當時遵旨又放出一虎，比前更大。蔣士奇既殺一虎，想來不過如此，便放大膽來鬥。這虎一出圈來把渾身一抖，搖頭剪尾大吼一聲，把前爪踞地和身往後一縮，作勢往前一躍，離地有丈餘高，直望蔣士奇撲來。蔣士奇將身一閃早縱在虎後，把鐵槍在虎後腿上著力一掃，那虎負痛回過身來，又吼了一聲託地一躍，又撲將過來。蔣士奇卻閃在一傍把槍杆嚮虎前爪橫掃過去，卻掃著左腿，“豁喇”一聲把槍杆打作兩截。那虎兩撲不著威勢已減，且前後腿著了兩下，負痛一吼，卻待奔走，被蔣士奇乘勢趕上，兩手抓住花項皮盡力一按，把虎頭直接在地上，又把左腳踹住虎腰，掣出右拳在虎肋上連打了十數拳。那虎口鼻內早冒出血來，掙扎不動。蔣士奇把手放開，那虎喘息一回纔待掙扎起來，又被蔣公在軟腔內用力一腳，踉蹌倒地再不動了。

皇上大喜道：“果是神勇。”隨駕將士無不暗暗喝采。當時宣上台來問道：“卿有此技勇，如何會試不中？”蔣士奇奏道：“臣因老母年高，已三科不曾會試。”皇上道：“若非岑卿保舉，幾至埋沒英雄。今東南倭寇肆擾，若將弁俱得如卿，何愁不能殲滅？今須努力東南，俟海域清寧，即當遂卿孝養之志。”當授御前都指揮職銜，賜柳葉金甲一副，蔣士奇謝恩下臺，趙傑、朱寧又考試了一回，武藝雖不能格鬥猛虎，本身武藝尚精，俱授予千戶職銜。即著吏、兵二部速查江、浙兩省有何將弁缺出，當時遵旨查復，有江南狼山營都使同知、六安營中軍守備、浙直金衢衛都指揮，現在未補。當即傳旨蔣士奇以御前都指揮實授金衢衛都指揮使，即隨軍營進剿，三日內起程；趙傑、朱寧即給筭著往閩省交總兵戚繼光軍前委用，有功即補。蔣士奇等一同謝恩而退，皇上回宮。

次日，頒一道旨意，大概說：此番特旨令各官保舉武勇，今內外祇寥寥數人，可見從前所募勇壯俱係徇私濫用並無真實才勇可知，安望其奏功效力？若能盡如岑秀所舉劉電、蔣士奇其人者，方稱武勇之實。今朕已不次擢用。其從前外省濫充無能者，著該總制、督撫、操江嚴行裁汰，毋得虛糜廩祿；並著御史岑秀就近查參。毋再徇情，自干罪戾，咸宜欽此。這一道旨意下來，不待御史按臨，這些武勇自行告退並裁汰者，江、浙、閩三省共九十餘名。自此，行伍盡皆整肅。

且說蔣公授職回寓，因掛了御前都指揮的銜，就有許多御林弁目到來參叩，不在言表。劉雲恭賀道：“此番太親翁纔得少展宏猷。”蔣公道：“雖蒙聖恩，實慚鄙陋。惟恐老母年高、兒子幼小，家間無人照料，浙直雖不甚遠，但軍旅之際，難免兩地掛心。”劉雲道：“太夫人精神矍鑠，祿壽未央，毋須遠念。但願早靖海寇，便好迎養任所共享太平之福。姻晚已蒙內閣程公見允，此月內諒亦得補，但得同在一方，便是萬幸。”蔣公道：“若得補在沂屬地方可仰仗照料。”此時蔣公係是奉特旨進剿之員，欽限不敢遲延，即日整頓行裝，關會趙、朱二千戶，至第三日早朝同在午門謝恩辭闕。

且不說趙、朱二人前往閩省建功之事。卻說蔣公辭闕回寓，隨即起身。御林將弁相送者紛紛不一，惟劉雲遠送郊外而回。蔣公星夜兼程，到家一轉，祇耽擱了一天，拜別老母，帶了蔣貴星飛赴浙。其時江浙兩省倭寇方張，各路官軍，議守論戰，號命不一。及聞得岑御史十分嚴肅，各營將弁自總鎮以下莫不凜然整飭戎行，因此軍威大振，祇候調度，進剿立功。今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許俊卿自從那年隨金公到大庾縣，一年有餘，因金公不勝繁劇，調了崇仁縣簡缺。其時許公已知殷勇做了太倉游擊，心中甚喜。及到崇仁後，又接著了劉雲在南昌所寄之書，知女兒未死，現在劉家，又驚又喜，恨不得及時見面，金振玉母子婆媳也都歡喜不盡，道：“天地間果有這樣奇事。”此時金公已告病乞休，上司允准，正在委員交代。

許公急欲去見女兒，祇得先辭了金公並岳母舅子，僱了一隻小快船趕到吉水。問至劉宅，正與劉霖會著，道其來意，此時許公已是鬚髮皓然，劉霖知是雪妹的父親，便相邀到中堂坐下，往裏說知，雪姐聽說父親到來，三步做兩步走出堂前，一見面，正是隔世相逢，父女抱住先大哭了一場。其時劉老夫人婆媳都已出來勸住，纔含淚拜見，雪姐一位位指與父親說知。許公先嚮劉母拜謝，然後都相見了，大家一同坐下敘說數年往事。祇因前日劉雲所寄之書不過言其大概，未曾細說被騙情由，如今一一說來，真個有：千磨百折，生死的緣由；一日三秋，別離的情況。許公聽了又哭，哭了又聽，後來劉母說到姑娘與岑公子已訂下婚姻的事，如今女婿是特旨放的中書了，許公道：“這事在衙門已看見邸報，卻不知女兒有婚姻之訂，祇是當初何不竟完了姻事？”劉老夫人固說起劉公顯靈的話來：“因此大家一來信了這話，二來不曾見得親家，況岑夫人又在客邊，大家都不敢作主，前年三小兒送姑娘回江南，因親家不在，祇得同了回來，還有岑夫人家的一個老阿姆同姑娘在這裏作伴。如今三小兒已往蔣宅就親，大兒子進京候補，早晚望信回來便知分曉。”許公道：“小女再生，已是親母的女兒，何必又要問我？”劉老夫人道：“這都是在山東蔣宅的話，連我也是過後方知。如今若果應先夫的話，將來還要蔣公作伐纔得完這姻事。親家且寬心在這裏住下，將來自有下落。”許公又對女兒道：“當日害你乾娘的強徒既有姓名人家，便不難根究，即尋著那曹二府也就有著落了。況你殷家哥哥已承繼與我為子，兩次寄書與我，如今又娶了媳婦，說他地方臨海，因倭寇未平不敢接我前去。前日報上又見他陞了松江府城守參將，官已大了。天網恢恢，將來或得報得大讎也未可知。”雪姐道：“這班兇徒如今不知死活，須得活捉住他斬頭瀝血祭奠乾娘，纔出得這口惡氣。如今聽得倭寇正在作亂，祇恐外婆一家們回去路上耽心。”許公道：“如今祇有蘇、松、嘉、湖一帶緊要，他們從長江回南直卻無妨事。”雪姐道：“爹爹且在這裏耐心住下，等兩個哥哥有信回來便見下落。”當日劉霖備便飯款待，許公見劉家一門都以至親相待心下甚是歡喜。次日又設席接風，許公自此就在鋪中幫劉霖照料生理帳目，十分相得。

時光迅速，過得殘冬，又早是三春已暮。這日本縣差吏員送一本報來道喜，卻是內閣中書岑秀奉特旨陞授巡海副都御史，賜尚方劍伊壁，巡視江浙，征剿倭寇，保舉武生劉電特授御營副指揮使職銜，賜錦袍一襲，同往南直交總制差委。許公和劉霖看了，笑逐顏開，滿心歡喜，款待來吏，回帖謝了縣尊，就到裏面與劉老夫人說知。大家俱各歡喜無限，劉老夫人對許公道：“人有福，帶學滿

屋。如今三小兒已沾了令婿的光了。”許公道：“親母怎說這話？如今卻是親母的令婿，不是我一個的了。”大家說說笑笑。惟有這兩個嫂子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說小姑如今是一品夫人，就要戴鳳冠穿霞帔了，說得雪姐臉上紅了白，白了紅，又歡喜又羞澀，做聲不得。劉母笑對許公道：“他姑嫂們沒一日不取笑作耍的，且是十分親熱，一刻也走不開。”許公道：“至親骨肉，原該如此。”自此一門歡樂。

不覺到了四月下旬。這一日，忽聽得門外一片鑼聲響亮，大家喫驚不小。有分教：恩從日下，福自天來。正是：

重生再會人間少，異姓逾親世上難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寫文進似俠客一流，岑御史相待亦極優禮，忘卻自己是個御史，忘卻文進是個平民，直是胸懷至公，目空四海，方有此等會合。御前殺虎是蔣公一生驚人之事，鏡湖寫來卻如紙上真有一人搏虎，人威虎猛。無不酷肖。嘗見施耐庵作景陽岡武松打虎一回，聖嘆批為第一奇文，不謂《雪月梅》中又見此段打虎妙筆，與景陽打虎一字不犯，其筆力縱橫，真可與耐庵並驅，如滄海日，赤城霞，峨嵋雪，巫峽雲，極天地之大觀，為千秋之競敵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